

苏联
暗黑时代
三部曲



Tom Rob Smith

[英]

汤姆·罗伯·史密斯◎著

孙勇 高晓燕◎译

6号特工

从苏联到阿富汗再到美国，他下定决心：不惜背叛祖国，也要查明爱人死亡的真相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AGENT

6

Tom Rob Smith

[英]

汤姆·罗伯·史密斯◎著

孙勇 高晓燕◎译

6号特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6号特工 / (英) 史密斯 (Smith, T. R.) 著; 孙勇, 高晓燕译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399-5497-4

I. ①6… II. ①史… ②孙… ③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8794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0—2012—470号

Agent 6

Copyright © 2012 by Tom Rob Smith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外国文学

6号特工

作 者: (英) 汤姆·罗伯·史密斯 (Tom Rob Smith)

译 者: 孙 勇 高晓燕

责任编辑: 刘 佳

特约策划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王秀荣

版权编辑: 李彩萍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: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413千字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399-5497-4

定 价: 34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献给佐伊·特洛德

苏联，莫斯科 / 001

里奥终于知道了他必须提供的东西是什么——安全与保护。这说不上是多么了不起的才能。但是，在这个危险的时代，也许这就足够了，足够去创造一个家庭，足够去满足一位妻子，足够让一个人爱上自己。

十五年之后 / 045

瑞莎已经预感到了危险，在和里奥通话时，他也感到了危险的真实存在，而后她满心希望威胁可以解除。

一周后 / 149

他的视线掠过三人的肩头落到走廊和楼梯处，或许是希望瑞莎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那里。尽管已经有人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，但他大大的眼睛里依然满是希冀。

八年后 / 161

假如有叛国者设法越过检查站，去寻求政治避难，把有关苏联的机密情报透露给敌人的话，那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不良影响。

七年后 / 165

跨过国境进入巴基斯坦，寻求美国人的庇护，用他掌握的有关阿富汗占领军的情报换取他们的庇护。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：生存和到纽约的机会。

六个月后 / 305

事实是，瑞莎比里奥更加痛恨叶茨。即便如此，即便里奥感受到了那种痛恨的强度，他还是能够肯定：瑞莎会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
一个月后 / 353

他开始哭泣，他的女儿们赶紧走上来，用她们的胳膊抱住他。至此，里奥终于允许自己可以稍微高兴一点儿了。

6号特工 agent 6

苏——联，莫——斯——科

里奥终于知道了他必须提供的东西是什么——安全与保护。这说不上是多么了不起的才能。但是，在这个危险的时代，也许这就足够了，足够去创造一个家庭，足够去满足一位妻子，足够让一个人爱上自己。

莫斯科，鲁布央卡广场

秘密警察鲁布央卡总部

1950年1月21日

最安全的写日记的方式，就是想象斯大林会审读每一个字。即便如此警惕，危险依然无法避免。一个不恰当的短语，一个偶然的用词含混，都会导致整个句子被误解。赞扬可能会被理解为嘲弄，真诚的追捧可能会被认为是滑稽的戏仿。既然连最警惕的作者都无法避免各种可能的解释，那么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日记全部藏起来。眼前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此。嫌疑人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，名字叫波利娜·帕什科娃。她的日记本是在壁炉里找到的。本子包在油布里，被塞在烟筒两块松散的砖头之间。要想取回笔记本，作者必须等到壁炉里的火熄灭之后，才能把手伸到烟筒里，去摸索日记本的书脊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正是这个精心选择的藏匿地点，导致了帕什科娃的暴露。书桌上，一个乌黑的指纹引起了特工的怀疑，并指明了新的搜索方向——侦查工作的一个杰出案例。

从秘密警察的角度看，不管内容如何，藏匿日记都是罪行。它试图把一个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开，而这种分开是不能存在的。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或生活经验可以独立于党的权威之外。因此，藏匿日记是一个特工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犯罪证据。既然日记不是写给别人读的，作者就会放松警惕，比较自由，内容几乎全是主动的告白。发自内心的真诚使得日记成为一种非常合适的评判材料，借此不仅可以审判作者本人，还可以审判作者的朋友和家庭。一本日记至少可以牵连出15个额外的嫌疑人、15条新的线索，比一次最强烈的审问所带来的成果还多。

负责这次调查的是一位27岁的特工，名叫里奥·德米多夫。里奥是一名受过勋的战士，卫国战争之后被招为秘密警察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，他迅速成长

起来。简单直接地服从，对自己服务的国家的信念，对细节的严密关注，所有这些使他受益匪浅。他的工作热忱来自于对祖国的真诚热爱，而非一般的所谓抱负、雄心，他的祖国曾经击败了纳粹德国。他虽然英俊，却严肃深沉，下颌方正，嘴唇棱角分明，面孔和气质都神似宣传画中的人物，仿佛随时可以配上一句宣传标语。

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，里奥曾经监督检查过几百本日记，仔细阅读过几千件有关反苏维埃煽动罪的追踪记录。就像记得自己的初恋一样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审查过的第一本日记。他的指导老师尼古拉·波日索夫把这个棘手的案件交到他手上。里奥翻遍整个本子，也没找到什么犯罪的痕迹。他的老师翻阅过后，把目光集中到一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记录上：

1936年12月6日，昨晚，新斯大林宪法颁布了，我的感受和全国所有人一样，即，绝对的、无限的欢喜。

这段明显传递欢乐情绪的句子，令波日索夫感觉不舒服。作者更感兴趣的，是把自己的情感调整到与全国人民一致上。这种空洞的宣告是一种策略和愤世，目的是想隐藏自己的怀疑。一个真正欢喜的人，会在表达自己真实情感之前，使用缩写方式“即”吗？这个问题被波日索夫用在了随后的审讯中。

审讯人波日索夫：你现在感觉如何？

嫌疑人：我没做过错事。

审讯人波日索夫：注意，我的问题是，你感觉如何？

嫌疑人：我感到害怕。

审讯人波日索夫：你当然感到害怕。这很自然。但是要注意，你没有说：“我感觉和所有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人一样，即，害怕。”

这个人后来被判了15年。里奥从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：一个特工不要仅限于搜查公然的煽动。更重要的是，要随时警惕那些公开的声明，看看它们宣称的热爱与忠诚是否能够令人信服。

依据过去三年的经验，里奥轻轻翻动波利娜·帕什科娃的日记。他注意到，作为一位艺术家，嫌疑人的书法很不讲究。从头到尾，她都在用粗铅笔重重地书写，从没有重新削尖过铅笔头。里奥抚摸着每页日记的背面，重重的笔触让人感觉像盲文的凸起。他把日记捧到鼻子前，一股煤烟的味道散发

出来。他用拇指抵住书页，使页码快速滑动起来，发出的声音像秋天干枯的树叶。他嗅着、盯着、掂量着这本日记，用各种方式检查它，但没有真正地读它。关于日记内容的报告，由一个指定给他的受训者专门负责。最近升职之后，里奥的一部分新工作，就是指导、培训新的特工。他不再是一个新手，而是一名富有经验的指导老师。这些新特工白天跟随他一起工作，晚上陪着他去拘捕罪犯，从中学习，获得经验，直到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工作。

格力高里·塞米柴斯特尼是里奥指导过的第15个特工，今年23岁。他或许是其中最聪明的，但毫无疑问，也是最没前途的。他提太多的问题，同时还对很多答案提出过多的怀疑。他遇到有趣的事就笑出来，遇到恼人的事就皱眉头。只要看一下他的脸，你就能猜出他的心思。他是从莫斯科大学招聘来的，成绩优异，出身于科学世家，富于科研才能。相比之下，作为指导的里奥，这方面要差多了。但里奥毫不嫉妒，已经能安然接受自己不适合严肃科研的现实。里奥能够冷静分析自己的智力缺陷，所以他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他的学生要找这么一份工作，要知道这个职位是完全不适合他的。格力高里和他的工作如此不协调，以至里奥曾想劝说他的学生另换一个工作。但是，如果突然离职，格力高里就会被审查。这很可能会把他置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。格力高里所能做的最好选择，就是沿着这条路磕磕绊绊地走下去。里奥觉得自己应该尽可能去帮助格力高里，这是他的责任。

格力高里专心地翻阅着，从前到后，又从后到前，显然是想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。最后，他抬起头说道：

——这本日记没说什么。

鉴于自己作为新手时曾有过的经验，里奥对这个回答并不感到意外，但他对自己学生的粗率感到失望。他回答道：

——什么都没说？

格力高里点了点头：

——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。

这个想法大错特错。即便缺少明显的挑衅字眼，日记里没提到的事情也和它所写下的事情同等重要。里奥决定把这样的智慧传授给自己的学生，他站了起来：

——我来给你讲个故事。一个年轻人曾在日记里写道，今天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悲哀。那天是1949年8月23日。对此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
格力高里耸了耸肩：

——没什么啊。

里奥予以回击：

——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是什么时候签订的？

——1939年8月。

——确切地说，是1939年8月23日。这意味着，这个年轻人在条约签订10周年的时候，感到无法解释的悲哀。如果考虑到他没有赞扬打败法西斯的英雄战士，没有歌颂斯大林同志的非凡军事才能，那么这个人的悲哀，就可以理解为是对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恶毒攻击。为什么他只是盯住错误，而不表达自豪的感受？你明白吗？

——也许这一切和那个条约没有丝毫关系。有些时候，我们偶尔会感到悲哀、孤独，或者是忧郁。这种时候，我们又不会去查看日历，看看是否是什么历史事件的纪念日。

里奥很生气：

——也许它和条约没有关系？也许我们没有敌人？也许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国家？也许没有人想要削弱我们的力量？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揭露罪行，千万别单纯地希望罪行不存在。

格力高里注意到里奥的怒气。他思考着，然后用一种对他来说很少见的外交手腕，调整自己的言辞。他不再表现出对抗，而是用自己的结论做试探：

——波利娜的日记只是她日常生活的平淡记录。就我的能力而言，我看不到有什么情况对她不利。这就是我的观察结果。

这位艺术家正受指派去设计、绘制一系列的公众壁画。因为她，其实也许是每位艺术家，都有可能在作品中隐藏颠覆政权的因素，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安排一次例行的检查。这里的逻辑很简单。如果她的日记里没有隐藏的颠覆因素，那她的作品里就应该没有。这是一个小案子，适合新手去做。第一天的工作很顺利。当帕什科娃在工作室工作的时候，格力高里找到了那本日记。在完成搜索、审读之后，格力高里又把日记放回了原处，以免惊动帕什科娃，使她意识到自己处于监视之中。他回来报告之后，里奥有一阵曾想，这个年轻人是否还有希望：把黑色指纹作为线索，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。在这之后的四天里，格力高里继续维持着高水准的盯梢，投入了过多的、超出标准的时间。虽然做了大量工作，但他并没有给出更多的报告，以及其他任何观感。现在，他下结论说，这本日记没有任何价值。

里奥从格力高里手里拿过那本日记，在接触的瞬间，感觉到对方有些不情愿。第一次，里奥开始阅读这本日记。初看之后，他也同意日记没有什么煽动性的内容。这种被精心地藏匿在壁炉里的日记，往往会让人觉得有所期待。里

奥不愿意放弃，不想轻易判定嫌疑人是无辜的。他翻到最后，开始研究最近的日记，也就是格力高里跟踪她的那五天的日记。嫌疑人描述她第一次遇到一个邻居，这个男人住在马路对面的小区。她以前从没见过他，但他走过来，他们在街上聊了一会儿。她说这个人很有趣，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他。后来，她又含糊地说，这个人挺英俊。

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了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他一定是说了。我怎么会如此健忘？我有些心烦意乱。我希望自己能记起他的名字。如果我们再次遇到，而我叫不上他的名字，他会感到受了轻视。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遇。

里奥翻到下一页。第二天，波利娜实现了她的愿望，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。她向他道歉，然后问了他的名字。他说他叫艾萨克。他们一起走了一会儿，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无拘无束地聊天。两个人正好走的是同一个方向。到了波利娜的工作室，她只好失落地看着他走远。按照日记里的说法，他一走出她的视线，她就开始盼望他们的下次碰面。

这是爱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但，爱是如何开始的？这也许就是。

爱是如何开始的——有点儿多愁善感，这倒与富于幻想的性格相一致。这种人会吧无害的日记仔细藏好，仿佛其中隐藏着背叛与阴谋。多么愚蠢和危险啊！里奥不需要任何外貌的描述，就能判断出那个友好的男青年的身份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自己的学生说：

——艾萨克？

格力高里犹豫了一下，决定不撒谎。他承认道：

——我想，和她聊聊，可以帮助我评价她的性格。

——你的工作是搜查她的住所，监视她的行动，而不是直接接触。她也许已经猜到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。她会改变自己的行为，以达到欺骗你的目的。

格力高里摇了摇头：

——她没有怀疑我。

里奥被这种低级失误弄得很沮丧：

——你做出如此判断，只是单纯地依靠她日记中的内容。如果她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，她完全可以处理掉原来的日记，另写出一套平淡无奇的文字来代替。

听到这些，格力高里短时间内的顺从被击碎了，就像一条船撞在了礁石上。他表现出明显的傲慢无礼，嘲弄道：

——编造整本的日记来欺骗我们？她不会那样想，她不会像我们那样想问题。那是不可能的。

被年轻的学徒顶撞，这是一个警官的失职。里奥是一个有耐心的人，比其他警官更加宽容，但格力高里这是在试探他：

——那些看起来无辜的人，通常需要最认真的审查。

格力高里带着一种类似于怜悯的神情看着里奥。这一次，他的表情和他的回答没有完全配合：

——你是对的：我不应该和她说话。但她是个好人，对此我非常肯定。我在她的住所里没查到任何东西，她的日常活动也没任何问题，她是一位忠诚的公民。她的日记没有问题，没必要审查她。她应该继续她的艺术工作，对此她很在行。我可以在她下班之前，把她的日记放回原处。她没必要知道这次调查。

里奥扫了一眼别在文件前面的她的照片。她挺漂亮。格力高里被她打动了。她是不是为了逃避怀疑，而有意取悦他？她是不是知道他会读日记，所以特意写下有关爱的文字，以便感动他，让他来保护自己？里奥需要仔细研究这段爱的宣言。除了一段一段仔细阅读之外，里奥没有别的选择。他已经不再信任自己的学生了。爱意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。

日记有一百多页，记录着波利娜的工作和生活，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的个性风格：有点儿异想天开，经常会转移注意力，充满各种想法。日记的主题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，经常是一件事没讲完，就放下了。没有政治方面的议论，完全集中在日常的生活与绘画上。读完整本日记，里奥无法否认，这个女人确实充满魅力。她经常取笑自己的错误，诚实地记录下来，并富于洞察力。她的直率、毫无隐瞒，似乎可以解释，为什么她要把自己的日记藏起来。要说这是一本伪造的欺骗性日记，似乎非常不可能。带着这种思绪，里奥示意格力高里坐下来。在里奥阅读时，他一直站着，好像是在警戒。格力高里小心地坐在椅子边缘上，里奥问道：

——告诉我，如果她是无辜的，那她为什么要藏匿日记呢？

似乎是感到里奥的态度有所缓和，格力高里有点儿激动。他语速飞快，一口气讲完一个合理的解释：

——她和母亲还有两个弟弟住在一起。她不想让他们看到日记。也许他们会取笑她。我不是很清楚。她谈论爱，也许这些想法让她感到尴尬。也就这些了。那些不太重要的事，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

里奥随意思考着。他能想象格力高里去接近那位年轻的女士，但他很难想象她会很友好地去回答陌生人的问题。她为什么不告诉陌生人别打扰自己？她如此开放、友好，似乎非常不明智。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作为秘密警官在正式问话，也是怕被别人监听到，他身体前倾，放低了自己的声音：

——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当你走向她，并开始谈话的时候，她是……

里奥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如何完成这句话。最后，他磕磕巴巴地问：

——她是，她是如何反应的？

格力高里有些不敢肯定，里奥是作为朋友，还是作为上级来问这个问题的。当他明白里奥真的是好奇的时候，他回答道：

——当你遇到某人，除了介绍你自己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说起她的艺术，我告诉她，我曾经看过几幅她的作品——这是真的。谈话就是从这里继续下去的。她是个容易交谈的人，很友好。

里奥觉得这有些不同寻常：

——她没有怀疑过吗？

——没有。

——她应该有所怀疑。

朋友之间的谈话很短暂，到了事件的核心，他们重新恢复了特工的身份。格力高里低下头：

——是啊，你说得对，她应该有所怀疑。

他不生里奥的气，他生自己的气。他和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：他的情感竟然是基于虚伪和欺骗。

里奥把日记递给格力高里，同时对自己的举动也有些吃惊：

——拿着吧。

格力高里没有动，想猜测出是怎么回事。里奥笑了：

——拿着吧。她可以继续她的艺术创作了。这个案子到此为止。

——你确定吗？

——我看不出这本日记有什么特别的。

得知波利娜现在安全了，格力高里笑了。他伸出手，从里奥手里抽回那本日记。当纸页从指尖滑过的时候，里奥突然触摸到纸上压印出的某个轮廓——不是字词的书写痕迹，而是某种形状的痕迹，是他在日记中没看到过的。

——等一下。

里奥拿回日记，翻开纸页，开始检查它的右上角。那个地方是空白的，但里奥触摸它的背面，可以感受到锯齿状的印痕。某些东西已经被橡皮

擦掉了。

他拿来一支铅笔，用笔头的侧面涂擦那个地方。很快，一幅小小的草图浮现出来，比他的拇指大不了多少。那是一座塑像，一个手持火炬的女人站在基座上。里奥有些茫然，直到他认出那座塑像到底是什么。那是美国的一处名胜，是自由女神。里奥审视着格力高里的脸。

格力高里的话有些吞吞吐吐：

——她是位艺术家，她随时在画速写。

——那为什么要擦掉呢？

他没有回答。

——你篡改了证据？

格力高里慌乱地回答：

——刚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天，我就听到一个故事，是列宁的秘书伏特耶娃讲的故事。她说，列宁问他的安全委员会会长费利克斯·捷尔任斯基，他逮捕了多少反革命。捷尔任斯基递给列宁一张纸，上面写着1500个。列宁在上面画了个叉儿，就把那张纸退给了捷尔任斯基。列宁的秘书解释说，列宁画叉儿，只是表示他阅读了这份文件。但捷尔任斯基理解错了，他处决了那1500个反革命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擦掉那个速写的原因。这个速写可能会被错误理解。

里奥认为这个比附是不恰当的。他听够了。

——捷尔任斯基是安全工作之父，用他的例子来类比你的处境，是荒谬的。我们不允许宽泛无边的解释。我们不是法官。我们不能决定哪些证据可以提交，哪些证据应该销毁。如果她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是无辜的，在以后的调查中就会被证明。你想保护她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参与了犯罪。

——里奥，她是一个好人。

——你迷上她了。你的判断力已经失效。

里奥的声音变得严酷、刺耳。意识到自己的声音之后，里奥把语气缓和下来：

——既然证据还是完整的，我看就没必要让大家注意到你的失误。要知道，这个失误会断送你的前途。你填好报告，把那个速写作为证据标注出来，让那些比我们更有经验的人来做决定吧。

他最后加了一句：

——格力高里，我不能再保护你了。

莫斯科，莫斯沃雷特斯基桥

KM电车

同一天

里奥站在窗前，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玻璃上立刻结出一片水雾。他伸出手指，孩子似的在上面画了起来。他想都没想，便画出了自由女神的轮廓。这是他今天看到的那个速写的粗糙复制。他赶紧用袖口把图形擦掉，并看了一下四周。除了他自己，其他人无法再辨认出那个速写了。街上的电车几乎是空的，只有一个乘客坐在前排。那是一个为御寒而穿戴厚重的男人，即使从很多楼层上看，仍然能看到他那张小小的脸。肯定没有人看到他的速写之后，里奥觉得没必要担心害怕。他通常都是很细心的，他觉得自己这次小小的失误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。这段时间，他负责了太多的深夜抓捕，所以，即使在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也难以入睡。

除了清晨和深夜，电车总是很拥挤。电车的中间喷涂着浓重的彩条，使它们看起来像一块块巨大的糖果，嘎嘎作响地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。通常情况下，里奥只有用力推挤，才能上得去车。车上只有50个座位，但乘客一般都在这个数目的两倍以上。过道上挤满上下班的人们，互相争抢着某个好一点儿的位置。今晚，里奥倒是希望有一个拥挤嘈杂的车厢，乘客撑起臂肘，在他身边挤来挤去。但是，现在车厢很空，他还可以奢侈地拥有一个座位。电车向他家的方向驶去。那是一座单独的公寓，他不必与别人分享。这也是他工作的一项福利。一个人拥有多少空闲的空间，显示着一个人的地位与身份。很快，一辆专车就会分配给他，一套更大的公寓，也许还有郊外的别墅，都在不远处等着他。空间会越来越大，而他所要负责监视的人会越来越少。

一组词语忽然落入里奥的头脑中：

爱是如何开始的。

他从没恋爱过，没有像那本日记所描写的那样恋爱过——因为要再次见到某人而激动，又因为他的离去而悲哀。格力高里正在为那个他并不了解的女人而冒险。难道这就是爱的行为吗？爱情似乎确实具有某些莽撞的特性。里奥曾经为他的祖国冒过许多次险。为此，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勇敢与献身精神。如果爱是一种奉献和牺牲，那么里奥曾经挚爱过的就只有国家了。当然，国家也爱他。像对待自己所喜爱的儿子那样，国家奖励他，并赋予他权力。说国家对他的爱还不够，这种念头哪怕是在心里闪动一下，对里奥来说，都是可耻的、忘恩负义的。

他把手放到腿下，想找到一块温暖的地方，但哪里都是一样的冷，他不由得了个冷战。车厢的钢铁地板上，到处是融化的雪水，他的鞋底就踩在冰水上。里奥感到有些胸闷，就好像感冒了一样。但除了疲劳与思维迟钝之外，并没有感冒的其他症状。他想靠在车窗上，闭上眼，打个盹儿，但车窗太冷了。他在窗户的冰花上擦出一小块儿空白，从那里观望着车外的风景。电车通过桥梁，行驶在堆满积雪的街道上。雪下得更大了，大朵的雪花附着在车窗上。

电车缓慢地停靠在一个车站上。车的前后门哗啦地打开，雪花随即飘了进来。司机冲着打开的车门，大声喊道：

——快点儿，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？

一个声音回答道：

——我要把靴子上的雪踩掉。

——飘进来的雪比你踩掉的雪多多了。赶紧上来，要不我关门了。

乘客上了车，是一个拿着沉重提袋的女人，靴子上沾满冰雪。车门关闭之后，她对司机说：

——车上一点儿也不暖和啊。

司机对着外面示意道：

——你喜欢在外面走吗？

她笑了笑，减少了双方的紧张。那个生硬的司机被她的魅力所打动，也笑了。

她转过身来，打量着车厢。里奥投向她的视线，被她捕捉到了。他认出了这个女人。他们住得很近。她叫蕾娜。他经常能看到她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她不想被人注意到，所以她才敏锐地捕捉到了里奥的目光。像大多数女人一样，